

房干村的变迁

陆学艺
张厚义 陈斗仁 王 颀 等著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1993·北京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自然环境与历史回顾

房干村,初称方干,曾名房屋峪,地处山东泰沂山区,地理座标为北纬 $36^{\circ}30'$,东经 $117^{\circ}26'$,面积为 2.4 平方公里。据民国二十四年《续修莱芜县志》载,明天顺年间房干属莱芜县西乡所辖,直至清末。民国初期房干归莱芜八区(寨里区)岭后乡。1941 年 5 月归莱北县香山区(原莱芜县划为三个县)。1945 年 10 月,恢复莱芜县原行政区域建制。1958 年房干归上游乡,后又先后隶属于上游人民公社,上游办事处。1985 年后划归鹿野乡,属安子湾管区。

房干村四面环山,境内海拔在 380~680 米之间,相对高度为 300 米,拥有 11 座山头,9 条山沟。地势自南向北倾斜,有一条小溪由南向北横穿房干村。房干村地质受鲁中纬向构造控制,主要岩性有黑云母粒变岩、花岗片麻岩、混合花岗岩等。

房干气候属温带大陆性半湿润气候。光照充足,四季分明。春季干旱多风,夏季高温多雨,秋季天高气爽,冬季干冷少雪。年平均温度 12.2°C ,年际最大变幅 2.7°C 。七月最热,平均 30.7°C ,极端高温 38.9°C (1960 年 6 月)。一月最冷,平均 -8°C ,极端温度 -22.7°C (1957 年 2 月 1 日)。初霜在 10 月下旬,终霜在翌年 4 月下旬,无霜期 189 天,比莱芜市区无霜期短 7 天左右。年平均降水量 606.4 毫米。月均雨量以七月最高,为 252.7 毫米;一月最少,仅 7 毫米。年降雨量最多为 1964 年,达 1239 毫米;最少为 1981 年,只有 400 毫米。昼夜温差一般在 5°C 左右。

仅以光照、气温、降水量等条件来看,房干村发展农业的条件

并不很差,但是传统农业的维系与发展除了靠天还要靠地、靠人,在气候条件尚可的情况下,土地是决定传统农业命运的最主要的条件。60 年代之前的房干村连维持人们的生存都十分困难。房干人祖祖辈辈面对的是光秃秃的石头山,能够耕种的只是“瓢一块,碗一块,草帽底下盖一块”的零零星星的山岭薄地,奇缺与贫瘠的土地在传统农业天、地、人的相互依存关系中成了恶性循环中最致命的一环。干旱无雨时粮食无收,甚至连做饭用的柴草都无法满足,春冬两季人们把山上的草根都挖光了,到了雨季又常常洪水泛滥,将山上的作物一冲而光,把本来就少的泥土也冲走了。大雨和暴雨对于房干人来说经常要遇到的灾害,而旱灾与秃山则更多地折磨着房干人。房干人的生存条件年复一年地不断恶化,十年九不收,最终的结局是房干人的不断逃离。据《韩氏家谱》记载,清道光年间,韩姓迁此,崔姓早居。房干村曾先后居住过绳、樵、崔、刘、韩、朱等二十几个姓氏二百多户人家。现在房干村只剩下十一个姓氏一百多户,而且大多数都是后来迁居此地,久居该村的居民早已绝迹。

生存于如此恶劣环境下的房干人,在近几十年里还遭到了两次毁灭性的打击。一次是在 1942 年,由于房干村曾驻扎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泰山日报》社、八路军医院和八路军第四械修所,引起了日本侵略军的注意,驻扎在大王庄据点的日军来房干扫荡,得到了八路军的部分遗物,穷凶极恶的日军便放火烧光了房干村所有的房屋和树木。第二次破坏是 1957 年夏季,一场前所未有的洪灾又把房干村洗劫一空。两场巨大的破坏使房干村在几十年内难得恢复。直到 60 年代这里依旧是远近闻名的穷山村。人称房干村“三多”,一是逃荒要饭的多;二是光棍汉多;三是要救济多,每年几乎有半年的口粮靠国家救济。

回顾 60 年代以前房干村的历史,可以看到该村基本上是依赖救济维持村民的生活和简单再生产的,在天—>地—>人这个传统农业维系与发展的三个因素间形成了制约生产力发展的恶性循

环。对于外部环境，房干村没有产品与之交换，有的只是依靠人牺牲口驮从外部索取维持生计的救济粮与维持再生产极有限的必要物资，而更多的是不断地对土地、山场的掠夺，其结果必然更加剧生存环境的恶化。在房干村内部存在着人与人之间构成的极其简单的组织结构，实质上这种组织结构乃至家庭与人际的交往关系，都是与封闭的自然经济相适应的。合作社与村民，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与社员，长年的交互运作其目的只是维持人们的起码生存条件。房干村的社会控制不仅有历史上我国农村社会控制机构与机制的共性，比如我国的户口制度、农村中严格的控制人口外流措施，同时还有其贫困、封闭、落后造成的个性，人口素质的低下使这里的农民外出只能是要饭，而守着贫困的家门却可能得到救济，对前途的恐惧与绝望强化了农民对政府的依赖心理与劳动积极性的丧失。在传统的农民眼里干部便成了政府的化身，他们只能把个人的命运维系在干部身上。因此，这里的社会控制是在多数农民丧失了离心趋向与生产积极性受到抑制的基础上实现的。其结果必然带来社区的高度整合，尽管它是建筑在维持温饱的条件下，超稳定的社会结构造成了房干村与外部环境的隔绝与自我封闭的加剧，形成了又一个以强化旧结构、旧格局为表征的恶性循环。作为唯一能够与外部环境沟通的社区领袖们，除去领取救济物资和去上一级组织开会之外，生产环节上的经营权、管理权、销售权等一无所有。因而社区领袖与社区成员几乎一样缺乏自主能力。

上述的两个恶性循环圈交互作用，相互叠加，造成了房干村长期落后难以发展的停滞状况。1949~1957年的8年间粮食亩产仅从75公斤上升到80公斤，总产量从3.15万公斤上升到3.45万公斤；水果从0.3万公斤上升到0.35万公斤。而此间每年国家分给的救济粮达6万公斤，超过房干村粮食年产量2.5万多公斤。

第二节 经济启动资本的原始积累

从70年代,房干人开始了改造山河的艰苦斗争,其结果使传统农业实现了最大可能的发展,达到了温饱基本满足的生产水平。由于历史的局限,传统农业格局的突破遇到了极大的困难,继续向更高水平的跨越极其微小。由于传统农业的发展在房干村仅仅体现在劳动积累上,而劳动积累毕竟是有限的。但是劳动积累带来了农业的发展,当改革开放的大潮席卷全国,党的农村政策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新的突破的时候,房干人已经凭借劳动积累的成果先于他人一步占据了商品经济发展的优势地位,劳动积累成了房干村经济启动的原始资本。

房干村的劳动积累起始于“农业学大寨”运动。这里将“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范围造成的是非搁置一边,因为诸如“割资本主义尾巴”、“批不倒资本主义的路,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以及在旱天漏地中修建无水可蓄的“水库”等劳民伤财的做法,对房干的实际影响并不大,饭都吃不饱,哪有产品出卖去“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且房干村并不是刻板地“学大寨”的,在治山、治水、修路的改造山河的过程中,房干人已经把“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奖勤罚懒”等一系列针对“大锅饭”的分配原则贯穿其中了。

今天在总结房干的经验时称这一阶段为劳动积累或是经济启动的原始资本积累,而对当时的房干人来说,最主要的还是为温饱而奋斗,恶劣的环境与当时的“大气候”的限制,他们只能通过改造生存条件达到充分发展传统农业的目的。极端的贫困与长期依赖救济维系生产与生活,强化了农民对政府的依赖心理与极端缺乏生产积极性的行为。在传统的农民眼里干部即是政府的化身,他们只能把个人的命运维系在干部身上。其结果必然带来社区的高度整合,形成了房干与外部隔绝的超稳定的封闭社会结构。这种状况形成的依赖性与整合性,导致封闭性的进一步强化,最终又归结到

贫困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圈。要打破恶性循环的关键是社区领袖这一环节，房干的干部正是利用农民的依赖心理有力地发动农民，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现任党支部书记韩增旗说过，“房干穷不？是穷。穷该怎么办？人可以累死，不能穷死。大伙看见林场那些树了没有。只要有一寸的土缝，它就能撑破石头顶了天！”房干人觉悟了，他们把“累死”看成是光荣的事，而将“穷死”看成是耻辱的事。这种思想观念上的巨大变化，使他们产生了破石顶天的巨大勇气。改造农民，批评教育、惩罚懒汉与严格要求自己，带头拼命苦干成为房干社区领袖们带领村民挖掉穷根的一件法宝。今天人们都在谈论房干的精神与经验，将其概括为“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但是以劳动积累为开端的原始资本积累所面对的巨大困难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即使是房干村艰苦奋斗的带头人韩增旗、绳友文、刘继合等人，回忆起当时战天斗地的经历也不禁激动不已，他们身上都落下了永久的伤疤，甚至终身残疾。今天只能从下列一组数字中体味一下房干人经历过的艰辛。

在进行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的过程中，这个只有 151 户 557 口人，而整、半劳力只有 200 多人的山村，十年的时间，竟用工 200 多万个，动用土石 150 多万立方米，磨烂独轮车外胎 1400 多条，用烂车篓和抬筐 4800 多个，消耗钢钎 50 多吨，炮锤和镐头 2000 多把。为了突击夜战修水库，一个冬天仅点灯用的煤油便耗去 2 吨多。修建难度最大的南沟水库，全村人吃住在工地，连续苦战 239 个昼夜，150 辆手推车一齐上阵，平均每个劳力推着独轮车爬坡下沟行走了 27800 多里的路程，几乎是三个万里长征！

一天干 15 个小时，年年苦干，几乎是用拼命加原始的落后工具，房干人重新安排了房干的山水，十年中共建成下沟、苇沟、许家沟等 7 座水库，总蓄水量达 75 万立方米；修成胜利渠、幸福渠、石门渠等 6 条水渠总长 12000 米；劈山修路 30 公里，实现了山山可以通汽车；采取棚河造地、改河造地、炸石挑土造地等方法改造土地 560 亩，达到人均一亩水浇高产田；此外还采用炸坑填土等办法

栽树 200 多万株次。

如今,房干有了水库、水渠,耕地面积扩大了,97%的耕地实现了自流灌溉,农业生产条件得到了根本改变。到 1978 年粮食亩产已达 867.5 公斤,总产量 17.5 万公斤,人均占有粮食 436.9 公斤,实现了粮食自给有余。经济作物生姜是房干的特产,近年来生产条件的根本改变,使生姜生产发展很快,亩产稳定在 2000 公斤,高的可达 3000 公斤。而姜价一年四季都在 4 元钱左右 1 公斤,仅此一项每户年收入都达数千元。此外,果树、林木遍布每一座山,苹果、山楂、大枣、花椒成了房干人有保障的收入。生态环境的改善使房干的秃山变绿、牧草繁茂,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饲养牛、羊、兔成了房干经济的另一大支柱。

劳动积累的成就首先在充分发展传统农业上显现出来,房干人解决了温饱问题,告别了贫困,向着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更高水平迈开了新的步伐。

第三节 结构性变迁与商品经济的发展

传统农业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它的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生产的全过程基本上是靠狭小范围内的简单分工与个体间的互惠合作完成的。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自我消费和维持简单再生产,产品的商品率微乎其微。产业结构的单一与缺乏产业分化的驱动力构成了传统农业的长期延续。在生产水平十分低下时,劳动力的更多投入或生产条件的改善能够促进农业的发展,甚至可以取得较高的增长。而当其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便形成了增长的极限,劳动力与资金的更多投入带来的增长速度便会日趋衰减,甚至出现零增长。因此,在传统农业发展到极限或接近极限时,如果没有继之而起的结构性变迁,经济效益的提高将是极其有限的,农村现代化进程也将极其缓慢。

房干村打破传统农业的格局是分两步实现的,第一步在农业

内部实现行业结构的分化,使传统农业的生产达到或接近了增长极限;第二步进行产业结构的整体性变革,同时在整体性变革的过程中进一步对第一步已经实现的农业增长提供发展后劲。在结构性变革的过程中农业始终是作为坚固的基础的。

在房干村,打破传统农业格局是从兴办集体企业开始的,集体企业的发展与巩固带来了结构性的变迁,经济实力的壮大反过来又使这种结构性变迁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1978年以来房干村先后办起了钢球厂、保温材料厂(云母厂)、生产针织手套和瓶塞的综合加工厂、塑料制品厂、鞭炮厂、养鸡场、养兔场等。经过激烈的市场角逐,塑料厂、鞭炮厂、养鸡场、养兔场得到了巩固与发展,如今村办企业年产值达到200万元,年利润达30万元,在这个仅有557口人的小山村里不能不说是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

村办企业的发展打破了房干村与外界的隔绝,原材料、生产资料的购入与产品的外销使房干人汇入了市场经济的潮流,传统的农村与传统的农民正在走向终结。房干村的巨大变迁可概述为产业结构的变迁、就业结构的变迁、管理结构的变迁、组织结构的变迁及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变迁等,经历过这一系列变迁的房干村已初步建立起一个繁荣兴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雏形。

房干村自己在变,也影响和带动着周围的农村。1992年中共泰安市委提出要在全市建设一百个房干党支部式的支部,培养一百个韩增旗式的党支部书记。房干村原来是在愚公移山、改造山河的精神鼓舞下,艰苦创业的典形。可贵的是,房干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坚持改革开放,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创办集体企业,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彻底改变了原来穷困、封闭的面貌。同时,房干村在抓物质文明建设的过程中,也注意抓了精神文明建设,所以房干村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

第二章 产业结构由单一向多样转化

从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看,其经济结构的转型,按先后顺序大致要经历三个转换点:一是产业结构转换点,即农业的产值比重下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 50% 以下;二是城乡结构的转换点,即城镇人口的比重上升到 50% 以上;三是就业结构的转换点,即从事非农业的劳动力上升到社会全部劳动力的 50% 以上。

应该指出两点,一是在这里讲的是“转换点”,并非是现代化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或衡量之标准。比如,我国在 50 年代农业产值便下降到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 50% 以下,如果就这一点来说我国从总体上已经达到了转换水平,但是这是在国民经济总体水平低下的条件下实现的。而 1990 年我国农业产值已经下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 27.4% 左右,应该说远远超过了产业结构的转换点,在我们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里应该采取更加具体的周密的分析方法。同样的道理,在一些经济极不发达的国家里也存在着城镇人口的比重上升到 50% 以上,甚至更高的现象,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在 50% 以下的贫困国家也是存在的。因此经济结构转型要经历的三个转换点需要一个前提,即是转换点的出现是以生产力的稳步发展为条件的,是伴随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出现的,对于具体的国家要做具体的分析。二是从我国大多数农村社区的发展轨迹来分析,经济结构转型要经历上述的三个转换点的判断是适宜的。即使是一些具有特殊发展条件的农村,例如,得到了大量的外部投资、发现了经济价值极高的矿藏、国家征用土地、旅游景点的建立等,在短期内迅速实现了经济结构的转

型,其外显的三个特点亦不例外,不过是转换的过程具有突变特点罢了。

对房干村产业结构由单一向多样的转化进行分析研究,是按三次产业划分国民经济部门的方法进行衡量。三次产业的划分,即:直接作用于自然界,生产初级产品的产业,如农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等为第一产业;将初级产品加工,满足人类生产、生活进一步需要的物质资料的产业为第二产业;提供满足人类基本物质资料需要以外的进一步需要的产品和服务部门为第三产业。根据调查分析,在类似房干的农村社区的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第二产业包括工业和建筑业;第三产业包括流通部门的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商业饮食业、物资供销和仓储业,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公用事业、居民服务业、旅游业和各类技术服务业,为提高居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教育、文化、广播电视事业、科研事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等。

本章的分析资料来源,一是房干村上报的年报表;二是村民委员会的年终结算表;三是在专项调查时与村干部共同推算出来的数据。需要说明的是,一些统计数据如产值与收入方面存在某些误差,有的通过计算核查予以订正,有的则采用较保守的低线水平。第三产业只统计了运输业收入。

以上述三次产业划分方法计算,在房干村的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所占比重 1978 年为 87.2%,其中,粮油种植业、林果业、畜牧业分别占 44.38%、23.3%和 19.57%;1991 年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下降到 34.3%,1985 年该村通过了产业结构的转换点。根据调查资料分析,房干村的产业结构转化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即 1978 年以前的单一农业阶段;1978 年以后的产业结构转换的第二阶段和非农业产值在产业结构中逐步占据优势的第三阶段。

第一节 1978 年以前单一的农业经济结构

1978 年以前房干村的产业结构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一、产业结构极其单一

在产业结构中,几乎都是直接作用于自然界而生产初级产品的第一产业,总产值中又以直接满足人们基本需求的粮食作物的产值为主。(见下表)

1978 年以前的产业结构

(单位:万元)

年份	总收入		农业收入		林业收入		畜牧业收入		工副业收入	
	数额	比重	数额	比重	数额	比重	数额	比重	数额	比重
1949	0.9	100	0.6	66.67	0.1	11.11	0.2	22.22		
1957	1.5	100	1.0	66.67	0.15	10.0	0.35	23.3		
1965	2.3	100	1.7	73.9	0.2	8.7	0.4	17.39		
1978	5.16	100	2.29	44.38	1.2	23.26	1.01	19.57	0.66	12.79

工副业收入,指当时的房干生产大队所从事的主要生产活动以外的生产事业的收入。主要包括:采集各种野生植物,捕猎野生动物,农副产品加工和工业性生产以及手工业、运输业、建筑业、屠宰、理发、修理等各种劳动或劳务收入。

从上表列出的四个年份数字可以看出,在 1965 年以前,房干村的产业结构中全部为第一产业,即使到 1978 年,工副业收入也只占总收入的 12.79%。

二、农业生产水平低下

由于山地贫瘠,土薄、肥缺、水少,粮食、果品产量都很低。在 1965 年以前,粮食亩产量只有 75~125 公斤。1975 年以后,集中全村劳力建水库、修渠道,初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后,粮食产量有所提高,1978 年亩产量达 867.5 公斤。但是由于果树栽培数量少、速

度慢,而且也因缺水少肥,单株产量低,从1949年到1978年的近30年里,全村的果品产量只从0.4万公斤增长到0.75万公斤,增长幅度不到1倍。由于耕地少,粮食总产量低,只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剩余少。因此,农户饲养的家禽、家畜增长速度也很慢。(见下表)

1978年以前粮、果产量和畜、禽数日

年份	粮食亩产 (公斤)	粮食总产 (万公斤)	干、鲜果 产量 (万公斤)	其中,水 果产量 (万公斤)	大牲畜 存栏 (头)	羊存栏 (只)	存养家 禽(只)	生猪(头)	
								存栏	出栏
1949	75	3.15	0.4	0.3	70	500	350	30	23
1957	80	3.45	0.5	0.35	70	300	360	60	50
1965	125	5.45	0.63	0.42	60	300	700	70	50
1978	867.5	175	0.75	0.5	46	600	610	186	60

由于产业结构单一,农业生产水平低下,房干村的农业劳动力不能充分利用,自然资源难以开发而长年闲置,其直接后果是民穷村弱。村民的生活条件难以改善,生活质量不能较快提高。这突出表现在人均占有农产品的数量少、质量低(在食物结构中,细粮和肉食品比重过低)。(见下表)

1978年人均占有的农产品量 (单位:公斤、只)

年份	粮食	其中细粮	细粮占 粮食总 产比重	干、鲜果	存养家禽	存栏羊	人口(人)
1949	112.5	12.8	11.4%	14.3	1.25	17.86	280
1957	81.2	9.2	11.3%	11.7	0.85	0.71	425
1965	119.0	17.5	14.9%	13.7	1.53	0.66	458
1978	436.9	133.8	30.6%	13.5	1.1	1.1	555

1965年以前,全村人均占有粮食不足120公斤,而且粗粮(地瓜、玉米、高粱等)占85%以上,细粮(小麦等)不足15%。直到

1978年,人均占有粮食才达400多公斤,解决了低水平的“吃饱”问题。但是,按人均计算的禽、畜和果品始终数量不多。家禽和羊,人均1只左右;干、鲜果人均不足15公斤。这样的食品数量和食品结构,无法满足人的生活需要。

由于产业结构单一,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不高,农产品增长仅能满足人口增长对农产品的需求,剩余产品少,积累资金少,基本维持着简单再生产,集体经济基础薄弱,村民得到实惠不多。由于生产的农产品数量有限,自给不能自足,很少有多余的农产品进行交换,村民收入低,没有余钱购买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以外的商品,所以很少走出山外。房干村是中国传统农耕社会里,处于自然经济中的封闭世界。(见下表)

1978年前集体经济和村民收入

年份	全村纯收入(万元)	税收及集体提留(万元)	集体固定资产原值(万元)	人均年收入(元)	房屋间数	
					合计	住房
1949	0.6	0.04	/	20	300	300
1957	1.0	0.06	1.5	22	350	340
1965	1.48	0.18	2.8	28	450	440
1978	3.66	0.50	6.0	57	600	520

第二节 转换中的产业结构(1980~1985年)

一、调整作物布局

在种植业中,以粮食、油料(花生)作物为主转变为粮食、生姜套种,使生姜的产量和产值,在农业总产量和总产值中跃居首位,成为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主要来源。这是房干村从具体的村情出发,继治山、治水、改土、修路,改善生存环境和农业生产条件,巩固农业基础之后加快社会转型的第一个支撑点。

说到房干,不能不提及生姜。生姜,在房干村的结构调整、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中的地位 and 作用,实在是太重要了。

生姜,属姜科,是多年生但作一年生栽培的草本植物。它的根须不发达,根茎却肥大,呈不规则块状,灰白或浅黄色,有辛辣味。地面上茎高 60~70 厘米,叶尖、狭窄而修长,呈披针形,排成两列。喜阴湿温暖,忌干旱、霜冻。蔬菜用生姜宜栽培于壤土或粘土中。根茎作蔬菜、香辛料,并供药用。生姜的生长期较长,约 6 个月。在房干村一带,有“谷雨种姜霜降收”的说法。每年四月中下旬,当麦苗起身拔节时,将新生的姜芽从姜母体上分开,栽培在小麦的行间。它们在一起共生约两个月后,小麦成熟收割,姜苗长成约两厘米。在夏日骄阳照射下,稚嫩的姜苗不适于露地生长,姜农用 30~40 厘米高,带叶的树枝作荫障或搭荫棚,以此作为保护设施为姜苗创造适合生长的环境条件。当姜苗长到一定程度时,则拔去遮荫的树枝或荫棚,并经常灌溉、施肥,保持土壤湿润。

生姜具有经济作物的一般特征,有较强的区域性,需较高的栽培技术,在单位面积上投入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较多,集约化程度较高。同时,商品率高,收益高。地处齐鲁腹地的莱芜,土地肥沃,水资源充足,是著名的粮、菜、果、畜生产基地,生姜久负盛名。它块大皮薄,色泽光亮,丝少肉细,辣浓芳香,能长久贮藏。莱芜种姜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1960 年被列为全国名贵产品。现在全市种植面积保持在 3 万亩以上,总产量 8000 万公斤。除鲜姜外,还开发出姜芽、姜酒、姜脯等产品,销往国内各地和 20 多个国家及地区。近几年,房干村的生姜产量一直保持在 50 万公斤左右。在房干村的总产值中,生姜收入仅次于工业收入,占第二位。而在种植业收入中,占 80% 以上。

然而,生姜在房干村的地位显赫,只是 80 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早先并非如此。房干村地势较高,土壤呈酸性砂质,内含砾石(云母),比较肥沃。村民们有种植生姜的悠久历史和传统技术,但在自给不能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生姜的命运与葱、蒜、辣椒差

不多,只在田头地角、村边菜园里种几棵,供家庭自食自用。50年代全村种姜面积大约在10亩左右。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生产队也种一部分,种植面积扩大到20~30亩。但在“以粮为纲”的年代,生姜仍然是副食菜蔬的一种,由于销售市场有限(附近只有一个鹿野集)、产量低、价格也不高,一直没有作为经济作物对待,生姜的地位与作用并不显得十分重要。70年代中期以后,全村种姜面积有所扩大、产量有所提高,据村委会的统计资料,1978~1980年,产量由2万公斤提高到4万公斤。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强调给生产队和社员自主权,恢复和扩大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建立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等等。同时还大幅度地提高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所有这些,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使我国农业摆脱了长期徘徊不前的困境,实现了持续的全面高产。在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的同时,农民的经济收入也得到了迅速提高(见下表)。1984年同1978年比较,我国的主要农产品粮食、棉花、油料和猪、牛、羊肉产量,分别增长33.65%、188.79%、118.25%和79.1%,农民人均纯收入(扣除物价增长因素)增长了1倍以上。

全国的主要农产品产量和农民人均年纯收入

年份	粮食 (万吨)	棉花 (万吨)	油料 (万吨)	猪、牛、羊肉 产量(万吨)	农民人均年 纯收入(元)
1978	30477	216.7	521.8	856.3	133.6
1982	35450	359.8	1181.7	1350.8	270.1
1984	40731	625.8	1191.0	1540.6	355.0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在食物需求方面,由数量型变为质量型,由吃饱转向吃好,讲究营养、美味。生姜作为精细菜中的精品佐料,它的开胃、健胃功能,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经过腌制、加工的生姜,摆上了寻常百姓家的餐桌。生姜市场迅速扩大,它的价

格也随之提高。马克思曾经说过，“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就是说，社会需要（广阔市场）是生姜发展的物质基础。

同时，国家果断地纠正了“以粮为纲”的发展农业的片面的指导思想，提出“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开展多种经营”的农业生产方针。旗帜鲜明地宣传：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农民治穷致富的途径。要发展商品生产，必须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建立合理的生产结构。房干村就是在这样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大背景下，首先是从种姜开始，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商品生产的。

进入 70 年代中期以后，房干村集中全村人力、财力、物力，连续多年兴修水利、开山修路、改土造地，从根本上改变了生存环境和农业生产条件，农田能够自流灌溉、旱涝保收，粮食亩产由一、二百公斤上升到 850 多公斤，总产量稳定在 25 万公斤左右，每年交余粮约 5 万公斤。在粮食总产稳定的基础上，他们注意发挥适宜种姜的优势，逐年调整作物布局，压缩花生播种面积，扩大生姜种植。

生姜是大水、大肥、高投入、高产出的经济作物。房干村能够套种生姜的粮田，都能自流灌溉，保证土壤湿润。由于生姜收效高，姜农舍得施用足够的复合肥、优质农家肥，象绣花那样精耕细作，集约经营。据了解，一般每亩用工量在 80 多个，投入资金（不含劳动工日）400 多元，亩产量 1500~2000 公斤，最多可达 3000 公斤，每亩纯收入稳定在 2000~3000 元，生姜的市场价格约每公斤 2~4 元。一亩姜卖出后可买回一台彩电。村民们称之为“地里的金疙瘩”。

房干村处于四面环山的沟峪中，只有一条沿河凿山的沙石公路通向附近的集镇，这种近于封闭的地形，有利于阻隔植物疫病的传播，生姜在生长、发育过程中，不易传染上姜瘟病。同时，经过多年的植树造林，全村 3000 亩山场全部绿化，70 多万棵松树、刺槐、杨树、果树，既保护了水土，又改善了生态环境，它直接影响到太阳

辐射照度、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以及风速等。这样良好的农田小气候,对生姜的生长发育、产量和品质,以及病虫害的防治,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天然屏障。

“生姜还是老的辣”。所谓老姜,是指储存一年以后的生姜。老姜既有浓重的辛辣味,又不易腐烂、皮质变厚易于运销。房干村得天独厚的土质和环境,既适宜生产出品质优良、单产较高的鲜姜,又能够在窖中存放变为老姜。据现场观察,姜窖多选在村周围的山坡上,有3~5米深,在垂直的竖井两边挖好“脚搭”,井口直径1米左右,只要一个人上下自如即可。井底处再向前后左右打几个水平洞。每口姜窖一般贮存约500公斤,多的可达2000公斤鲜姜,由于地势高、砂质壤土,姜窖内既不渗水、积水,又能保持一定的湿度。新姜收获时,挖出姜块根,砍去茎叶,放在地头略为晾晒一下,即运至姜窖口。有一人先下井,然后,井口边有人小心地将新姜装入筐中,慢慢地吊放井底,分放在水平洞内。待装满后,井下人上来,用石块和碎土封好窖口。新姜在窖内由于自身的养份、适宜的湿度,一般要长出嫩芽。大约一个月时间,窖内氧气耗尽,转化为二氧化碳,此后新姜进入“休眠期”,停止生长,但也不干枯。到翌年需要开窖时,首先提前打开封口,吹进新鲜空气,否则人下井时可能因缺氧而窒息。9月中下旬,秋风瑟瑟,墨绿、茁壮的新姜丰收在望。一些村民开窖取老姜,他们把老姜取出后,运至村中小河边,一块一块地洗刷干净。

由于市场需求量大,价格稳定,姜农的种植技术普遍提高,房干村的生姜种植面积逐年扩大,生姜收入也在提高。据村委会会计记载,1981年~1984年,全村种姜约100亩,产姜10多万公斤。1985年~1987年,面积扩大到200亩,产姜35~40万公斤,收入30~40万元。1988年以来,面积扩大到250亩,产姜50多万公斤,1988年收入最高,达110万元。1989年收入60万元,1990年收入85万元。经过逐年改造,有些粮田可以种姜,生姜面积还可以有所扩大。